

申国君
著

自在的 庄子

——
《庄子·内篇》解读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

自在的庄子

——《庄子·内篇》解读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在的庄子——《庄子·内篇》解读 / 申国君著. —合肥:
黄山书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461-7475-4

I. ①自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研究
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3833 号

自在的庄子

——《庄子·内篇》解读

中国君 著

出品人 王晓光

责任编辑 欧阳慧娟 李敏

责任印制 戚帅 李磊

装帧设计 钱志刚
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press.cn>)

官方直营书店(<https://hsss.tmall.com>)

营销部电话:0551-63533768 63533788

(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23007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制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4.75

字数 55 千

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61-7475-4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与黄山书社印制科联系调换 电话:0551-63533725)

序

我这样读庄子

庄子是文学大师，又是哲学大师。其文汪洋恣意，其思博大精深。

有人说：“一部伟大的作品，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。”庄子的文章，在变化多端的浪漫主义语言背后，是他对世界、对社会、对人性的独到理解与洞察，是他对人“心”的探究以及关注个体人生、追求一个超越而和谐的心灵王国的升进之路。

人的内心是幽微复杂、丰富活泼的，越是概念的，一定离人心越远。这大概也是人生哲学家本能地不建设“体

系”的缘故。庄子没有独立地建设“哲学体系”，但他的哲学思想，却是系统、完整而清晰的；他甚至反对“概念”，他是用文学来表达思想的。所以要获得他完整的思想，重要的是读好他的文学文本，用“心”来感受而不是用“概念”去解释。

读庄子，一定是心灵与精神的对话，因为他关注和解决的，正是我们的人世之谜和人类共有的精神之困。读庄子就是读自己，就是读人生。而我们最终获得的，一定是庄子与我为一，我与庄子同在的精神愉悦、思想跟随以及解自己于“倒悬”的途径和心灵的力量。

两千年前的先哲，离我们毕竟太过久远，远得我们要毫无障碍地读懂他的文字都成为一种奢求。这也就有了说不尽的“道”，讲不完的“庄子”。

但人们热爱庄子，因为他是星空，也是大地。人们迫切需要从浮躁中寻找一份安宁，尤其在这个最有诗意的哲

学已经让位于金钱和财富，人们正迷失于物质世界的时代，越发凸显了追寻一颗宁静而自由的心的价值和意义。

人们需要庄子，需要庄子走近大众，但可能不需要概念。人们所追求的，一定是通俗易懂，能切实解决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困惑的。

这些文字，是作者读庄子的心路历程，没有追求观点的标新立异，但一定力求是立足文本、源于文本、贯通文本。

正因如此，这里也便有了自己的观点、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表达，也就有了原创性和独特性。希望本书能给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庄子。

无论如何，这些文字都是庄子思想在我心中绽放的精神之花！

申国君

2018年1月8日

目录

序 我这样读庄子 / 001

大鹏之境“不逍遥”

——兼谈《逍遥游》中的几个哲学问题 / 001

天籁，是遵从了“大道”的人的内心

——从《齐物论》看庄子世界观之心理境界 / 014

“无待无我”才是最高境界

——从《齐物论》看庄子的世界观 / 023

庄子看“白马非马” / 035

人生本该载歌载舞

——从《养生主》看庄子的人生观 / 039

“不为”之“为”与“无用”之“用”

——从《人间世》看庄子的价值观 / 050

内在之“德”才是“本”

——从《德充符》看庄子的道德观 / 059

“修道”即是“修心”

——浅谈《大宗师》“修道”之外的普遍意义 / 072

人人皆可为“帝王”

——兼谈《应帝王》的主题意义 / 082

附录 逍遥游第一 / 091

齐物论第二 / 097

养生主第三 / 108

人间世第四 / 111

德充符第五 / 121

大宗师第六 / 128

应帝王第七 / 139

后记 / 143

大鹏之境“不逍遥”

——兼谈《逍遥游》中的几个哲学问题

一、大鹏之境“不逍遥”

于丹教授在她的《〈庄子〉心得》（自序）中说：

但愿千心万心，有感有悟，性情所至，以庄子之名给自己一些华丽豪迈的梦想，让生命境界摆脱“有用”事功，化为鲲鹏，畅意一回天地遨游……（于丹《〈庄子〉心得》，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7年第1版）

显然，于丹教授是把鲲鹏之境，看作“逍遥”之境了。
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说：

在“大鹏南飞”寓言中，庄子提到一些小东西对
大鹏的讥讽，正好可以反映凡人如何看待像庄子这样
的哲学家。（傅佩荣《向庄子借智慧》，中华书局2009
年第1版）

这里傅先生用“大鹏”比庄子，用“一些小东西”比
“凡人”，很容易看出，傅先生也把“大鹏”之境，看作是
所谓的“逍遥”之境了。

作者先写了鲲鹏（从开头到“而后乃今将图南”）。写
其大：“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”；“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
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”。

为了增强真实性，同时也为增强文章的生动灵活性，

作者还直接引用了《齐谐》中的文字，再写其飞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这里，一个“徙”字，说明它的高飞南去，是迁徙，是搬家，是它的生存需要，不是“自由地”飞来飞去。而且它需要飞到很高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：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（曹础基《庄子浅注》修订重排本，中华书局2007年第3版，以下同）

这是从大鹏下视的角度来写的，真实，生动，形象。

大鹏虽然很大，飞得也很高，好像还很让人羡慕，但是它并不“逍遥”。因为它需要凭借很重要的条件，下面作

者的“议论”就明确地说明了：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。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作者在议论中，也没有忘记生动的譬喻，阐述了“大”与“厚”的因果、条件关系。又马上说到“大鹏”：九万里之高，风才够大；背负青天，才没有什么可以阻拦。

这就是“大鹏”南飞的条件。它“逍遥”了吗？非但没有，而且所限最多，实现最难，两个“而后乃今”，无疑突出了“条件”的重要性。忽略了这段议论文字，就要被大鹏所谓的“高”“远”表象所蒙蔽。

二、小虫之“笑”是“自得”

作者写完了“大”的鲲、鹏之后，转向“小”的蜩、学鸠、斥鴳等虫鸟（“蜩与学鸠笑之曰……小大之辩也”）。

这里，作者首先用了一个“笑”字，这个“笑”，有人说是“讥笑”（傅佩荣《向庄子借智慧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），也有人说是“嘲笑”（张远山《庄子复原本注译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）。但笔者以为更多的是“自得”之笑。为什么“自得”？因为蜩和学鸠都觉得自己是“快乐”的：“决飞”，说明它们认为，自己的飞跃和大鹏比是迅速敏捷的，尽管“时则不至而控于地”，但也不以为然，“而已”就表明了它们平和达观的心态，它们也绝没有“九万里而南为”的必要。它们的生活恬淡自得，一日三餐，饱足而止，这不正是许由说的那种“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的

境界吗？

接着，得出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”的结论。

然后，通过汤、棘的对话共识，再次说到鲲鹏，又一次近距离地用斥鴳和鲲、鹏的“小”“大”对比，引出了一个“笑”，这个笑，同样是“自得”之笑。斥鴳的“自得”，较蜩和学鸠又进了一层，因为蜩和学鸠只是“饱腹”之乐，而斥鴳却有“精神”之乐。它的上下“腾跃”，虽不过“数仞”，但它自己已感到是在“翱翔”了，而且它认为这就是“飞之至也”，即飞翔中最得意的境界了。这又合乎甚至高于许由的所谓“鷦鷯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”的境界。

最后一句，戛然收束：“此小大之辩也。”这句既是“斥鴳之笑”的收束，又是“蜩和学鸠之笑”的总结——大小虫鸟都已经说完。

“此小大之辩也”。这个“小大之辩”，辩了什么？至少我们可以知道：第一，“大”的和“小”的，有时根本就没

有可比性，所谓的“长处”和“短处”也都是相对的，没有必要用自己的“长处”和别人的“短处”比；第二，“大”的可以飞得很高很远，看起来很惬意，很潇洒，很快乐，让别人眼热，其实未必然，因为“大”有“大”的“难处”，它需要更“大”的凭借；“小”的飞得虽然很低很近，但是它感到了满足和快乐。当然，这些“小”的，也还没有达到“逍遥”之境。

三、逍遥之“德”是“天德”

写完了大小虫鸟，再写人（“故夫知效一官……犹有所待者也”），又从“自视”者、不计毁誉“定乎内外之分”者和“御风”“泠然”者三个“境界”，阐述了他们也都还没有达到“逍遥”之境。

为什么他们还没有达到“逍遥”之境？因为“知效一

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国者”，他的知、行、德、能，都是“自视”而已，其实也不过像那些“自得”的鸟虫一样；宋荣子尽管已经做到了不计毁誉，而且能“定乎内外之分”，但这只能说明他看透了荣辱，也合理地对待了“内外”之事；至于列子，泠然御风，犹有所倚待之“外物”。三个境界，分别是一般意义上的德行、如何看待荣辱和“内外”事情、如何对待“外物”，由小到大，由具象到抽象，由特殊到一般，层层提升，说明虽然已经很少人能达到这三个境界，但这很少的人也都没有达到真正的“逍遥”之境。

关键在于，前两个层次的“德”还不完美。什么样的德才算是完美了呢？道家“提倡每一个人遵循内心的道德”（于丹《〈庄子〉心得》），而庄子又说：“虚无恬淡，乃合天德。”合一君之“德”和宋荣子之“德”，显然还远没有达到“天德”的境界；列子不算“逍遥”，是因为“犹有所待”。

四、尧与许由“道”不同

作者写了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的故事，意在阐述如何才能做到“无名”。这里关注的，是人的“内心”。

正如于丹教授所言：“尧被中国古代人认定为圣人之首，是天下明君贤主的代称。”（于丹《〈庄子〉心得》）他的价值观，首先符合的是儒家“入世”思想。所以，尧看到许由有能力，就要把天下让给他，让他代替自己治理和掌管天下，为天下人谋求更好的生活。但是，许由和尧却是两种价值观的人，尧想的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，造福天下人，而许由想的却是如何让“自己”的生命更精彩。一个是儒家的价值观，一个是道家的价值观。

于丹教授还说：